

我们的足音

陳永福

主 编 许学刚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我们的足音

陳永南

主 编 许学刚
副主编 梁 涌 毛宇锋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浙江人民出版社
ZHEJIA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的足音/许学刚主编.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 - 7 - 213 - 04167 - 9

I. 我… II. 许… III. 大学生—学生生活—文集 IV. G645.5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83282 号

书 名
作 者

我们的足音

许学刚 主编

梁 涌 毛宇锋 副主编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 (0571)85061682 85176516

特约审稿

许学刚

责任编辑

王福群 郑雅来

责任校对

张彦能 姚建国 张谷年

封面设计

刘百荣 厉 琳

电脑制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25

插 页

2

字 数

37 万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13 - 04167 - 9

定 价

46.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市场部联系调换。

序

离开母校，已 26 载。今天，我有幸先为拜读这本百年校庆文集。一段段挚情的文字，一阵阵青春的足音，让我感慨万千，仿佛又回到了那美好的校园生活。

1980 年的初秋，我迈入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大门，走进了古朴静谧、钟灵毓秀的校园。我和许多同学一样，曾在攒宫的郁郁苍松下晨读，阵阵松涛伴随书声，回荡林间，潜入心底；也曾凝望宋六陵，数百年的深厚积淀和诸多未解之谜，激发了我对历史文化的探索与思考；还曾驻足塔山脚下，鲁迅、秋瑾等先辈们的高尚情操，激励着我对人生价值的不懈追求。

三年同窗生活，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教室里，我们认真听课，如饥似渴地汲取知识的养分；在操场上，我们纵情驰骋，像一群矫健舒展的海燕；在宿舍里，我们促膝长谈，一起憧憬美好的未来，传唱着《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再过二十年，我们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

最难忘的是许身孺子的恩师们。他们吞折齿、捧丹心，晚眠早起、诲人不倦，默默坚守着“学为人师、行为世范”的为师之道，以自己的辛勤耕耘培育出桃李万千。恩师们的教诲，不仅回响在课堂上，更是镌刻在每位学子心中，教会了我们做人、做事的基本道理，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人生道路。

二十多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如果说，这些年来自己在工作上有些收获，追根溯源，离不开母校的悉心栽培。无论何时何地，我对母校的感恩与记忆都是永恒的。

从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到绍兴师专，再到现在的绍兴文理学院，母校已经走过了百年风雨历程。在她百岁生日之际，让我们向母校致敬，共同献上衷心的祝福——祝母校再续百年弦歌，再创美好前程！

是为序。



2009 年 9 月 26 日

目 录

CONTENTS

一 足印深深

走路——忆师专趣事 俞可平 / 3

烙印 郭理桥 / 7

从宋六陵到兰亭 沈伟 / 9

逝水年华——宋六陵与我的宋代书画篆刻史研究 寿勤泽 / 12

小学校对我的大影响 商志才 / 16

路,在延伸…… 徐志华 / 20

心底的原动力 沈久尔 / 23

遥忆当年春衫薄 金高品 / 25

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董苗生 / 30

淡泊中的跋涉,退避中的求舍 盛国栋 / 34

半床诗书半床酒——忆在文理学院的学习时光 葛体标 / 37

我将为梦想而奋斗一生——忆大学人生 徐文光 / 41

宋六陵校园精神的延续 陈寅镐 / 44

我的创业之路 伍柏松 / 49

瞻彼阒者 阎剑宝 / 55

母校带给我们什么? 梁伯枢 / 59

我的师专生活 车春萌 / 62

我的成长足迹 吕华荣 / 65



攒宫印记 陈月潮 / 67

学会坚强,学会生活 成茜 / 72



涛声依旧

青春飞扬宋六陵 陈敏尔 / 79

宋六陵的追忆 张德明 / 81

记得当时年纪小 徐秀丽 / 86

78 情怀——忆绍兴师范专科学校 李德忠 / 89

405,我怎能忘记你 吴先宁 / 110

逝去的校园 陈伯怀 / 115

永远的感情圣地——忆攒宫校区 章长胜 / 121

追忆我的大学时光 宣保康 / 124

恰同学少年 朱志良 / 127

宋六陵剪影 祝兆炬 / 132

关于母校点滴的纪念 滕复 / 134

六陵松语伴春风 便收取珍珠无数——散忆在绍兴师范专科学校的
求学经历 董秋成 / 136

为有源头活水来 鲁兰洲 / 142

珍贵的记忆 探索的历程 俞求是 / 148

最忆攒宫雪花飘 黄福寿 / 158

六陵松涛忆当年 赵夫生 / 160

最是心动“宋六陵”——试评“宋六陵”的校园文化 许学刚 / 163



弦歌岁月

黑白与五彩 万平 / 173

- 同学忆往 俞志慧 / 176
- 大学的回忆 王伟平 / 180
- 和畅堂,成就了 my 梦想 刘孟达 / 183
- 两年很短,很长 俞国娟 / 186
- 忆当年惠风和畅 王忠灵 / 189
- 素时锦年,梦想飞扬 朱昌法 / 194
- 在师专难忘的日子里 朱晓斌 / 197
- 梦想开始的地方 谭红 / 199
- 快乐的校园生活 马寒萍 / 204
- 忆年少,平淡时光亦美好 滕皋军 / 207
- 赐予理想一对翅膀 章淑杰 / 210
- 为成长奠基的阶段 梁旭 / 213

四 寸草寸心

- 母校,一首唱不完的歌 李露儿 / 221
- 难忘师恩 张丽萍 / 225
- 思源·感恩·期待 卢一勤 / 229
- 回首——写在绍兴文理学院 100 周年之际 马永良 / 232
- 忆母校 忆恩师 梁志刚 / 236
- 悠悠三十年 难忘母校情 董建奋 / 239
- 我的大学,我的人生 马立 / 244
- 感恩母校 沈颂理 / 247
- 遥拜师魂 吴云海 / 252
- 语文要用心去教 张纪良 / 255
- 正是这一方沃土 陈刚 / 257
- 我的医士 25 班 郑先平 / 260





护理岗位上的三十五个春秋 吴杏娟 / 263

感恩岁月 戴平丰 / 267

五 流年碎影

山会师范学堂创始人与绍兴文理学院首任校长 杜小川 / 271

我的父亲董秋芳和国学大师季羨林 董允祁 / 273

我的“母校情结” 陈雪琛 / 275

甲子重新忆母校 李锦源 / 284

“南归”学子颂母校 周重厚 / 289

远去的青春岁月——回忆我在绍兴初师的学习生活 钱茂竹 / 292

艰苦奋斗话当年——回忆我在绍兴地区师范学校的一段生活 何信恩 / 302

倾情雪域 青春无悔 高耀松 韩志宁 赵水龙 王元行 / 310

在绍兴师专留学的一年 藤木隆太 / 318

我们一家与绍师跨越半个世纪的情缘 杨哲文 / 323

六 风采散鉴

赤子真金——原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章猛进和他的绍师时代 张颖 / 327

从宋六陵走来的儒商——记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柏藩 梁恩民 孙荷琴 / 332

兴之所至，书法功到便自成——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朱关田 谢可慧 / 341

教育战线的开拓者——记何性善 吴善清 / 345

从春晖校长到全国人大代表——记全国优秀教师潘守理 吴艳玲 / 351

山阴道上墨韵浓情——访浙江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赵雁君 孙荷琴 吴佳佳 / 355

编后记 / 358

一足印深深



走 路

——忆师专趣事

俞可平

俞可平,男,1959年7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政史81届毕业生,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法学博士。现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教授、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北京大学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教授或研究员。主要研究政治哲学、比较政治、中国政治、公民社会、政府创新、全球化、治理和善治。主要作品有 *Globalization and Changes of Governance in China* (2008, Amsterdam: Brill); *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 (2008, D. C: Brookins, USA); 《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民主与陀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首批入选者,德国杜伊斯堡大学名誉博士(德国历史上授予中国人的第十个名誉博士学位),“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



像许多同学一样,对我来说,母校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是我人生的重要驿站。有了这个驿站,我才得以从一个地道的山村农民变成都市的知识分子,从一个生产队干部变成专家学者。在师专学习的时间还不到3年,但这3年对我的意义远远超越30年。3年中有意思的事很多很多,其中有一件在许多人看来可能很不起眼的事,于我来说却印象至深,很值得说一说。这件事便是走路。



走路是人生的第一课。人一生下来便首先得学会走路，会走路才能自立，才能正常地生活、学习、工作。如果把人的一生当作通向事业的旅程，那么上大学学习，也是学会走路的一个环节。不过这不是我在这里想要说的走路，我这里所说的走路，完全是原始意义上的行走，包括散步、行路、疾走和漫游。除了上课、睡觉、吃饭之外，我在母校3年中最经常做的事就是走路。多的时候，一天要有三次长时间的行走：早餐前的晨跑或疾走，午饭后的散步，晚饭后的长走。每天两次的走路是常态，每天走一次的情况反而很少见。即使是雨天，也少不了打着伞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悠然行走。走路是我在母校期间的生活方式，走出了许多趣味，走出了不少名堂。

我出生于农村，刚进师专时农村的改革还没有开始，家里极其贫穷。父亲年轻时就重病在身，只有大半个劳动力；母亲是民办老师，也只能算半个劳动力，加起来总共一个多点的劳动力。当时，每个劳动力一天只有不到1元钱的报酬，要养活全家7口人，其贫困状况可想而知，当时，全靠国家的全额资助，否则我根本上不起大学。记得当时每月的菜金是6元钱，我还想在这6元钱中省下一二元来买点书，因此吃饭总挑最便宜的菜，加上我本来也不吃肉，这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青春期的严重营养不良。我在大学三年期间，瘦得真叫皮包骨头。有几位关心我的大哥大姐同学，多次悄悄地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病？然而，我不但没有病，而且身体出奇的棒：一天只睡五六个小时，照样精力旺盛，浑身是劲。用时下流行的话卖个乖：那健身的秘密是什么呢？答曰：走路。我在校期间通常每天走路在四五公里以上，常常是疾走。疾走或慢跑，其实有一个很流行的洋名，费孝通先生译为“脚勤”，英文是jogging，被公认是最简易有效的健身方式。30年前，我当然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洋名，更没有人告诉过我疾走有利于健身。纯粹是歪打正着，我在“前现代”时期做了一件“后现代”的运动。走路走出了健康。

我上师专时，已经做了近3年的地道农民，还是当时生产队里负责生产科技和植物保护的干部，也算是有一定实际经验的“社会人”了，与现在的“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的“三门干部”很不一样。但从年龄上说，我也才19周岁，按现在上大学的年岁标准看还不算太大。这正是人生中一个情重泰山、义薄云天、意气风发、挥斥方遒的年龄，好义结金兰，多莫逆之交。现在的好朋友中，好几位都是当年大学时代的“恰同学少年”。细



细数点一下大学时代的同窗好友,竟然发现基本上也都是当年的“走友”。在大学期间,多数情况下,我们走路不是独自行走,而是结伴而行。几个同学一招呼,便争先恐后地行走在田间山野的乡村小路上,一边行走一边高谈阔论,谈理想、谈人生,谈家庭、谈国家,几乎无所不谈。谈着谈着,常常会争吵起来,吵得脸红脖子;走着走着,还经常动起手脚,你一拳打来,我一脚踢去。现在老同学相会时还会提起当年的“金家脚”、“陈家拳”。古人说的“青春结伴好还乡”,在我们这里变成了“青春结伴好行走”。走路走出了友情。

现在的绍兴文理学院已经是一所相当现代化的本科大学,从硬件上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差距已经不大。漂亮的校园、完善的设施、优秀的教师、众多的成果,无不展示着母校今日的风采。但当年的绍兴师专,地处偏僻的攒宫,原先是一所监狱。我们住的宿舍,在我们入住不久前还是犯人的牢房。多数老师也都刚从中学选调上来,教学图书设施连一些好的中学都不如。学习条件之差,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当时同学们刻苦好学的精神,恐怕是现在的大学生所难以想象的。记得食堂排队买饭菜时,许多同学手中除了拿饭盒外还拿着书籍和笔记本,边排队边读书学习。晚上在校园里幽暗的路灯下,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同学正在借光阅读。许多同学甚至出去走路时都不放过学习。外出走路时,经常带着书本或课堂笔记。走着走着,便在水库边或山脚下坐下来,打开书本开始翻读;或者干脆是一边走路,一边背诵外语单词或经典文章。按照字义来讲,这才是真正的“走读”,我自己也是“走读”群体中的一员。早晨慢跑至数公里之外,回来时则改为慢走,边走边读书思考,边欣赏周围的湖光山色。许多当时在学校里没有开设的课程,许多在学校里没有选修的外语,许多人生后来的选择,都是当年在母校周围的走路中获得的。走路走出了学问。

当年的母校在有数千亩之大的“东方红茶场”中间,周围是一片绿油油的茶树,再远处便是荒山野外。离校最近的村子恐怕也有数里地,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位置,正是当年监狱留下的独特遗产。这一遗产使得我们的走路看起来有些疯狂:由于太孤单,总想走到一个有人的地方,去看看外边世界的精彩。经常一走就是十几里地,一走就是一个下午。“文化大革命”期间,浙江省有一个“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是绍兴的上旺大队。这个村离师专足足有十四五里地,却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见



证了这个村怎样从当年的生产队集体经济,转变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攒宫离绍兴县城大约有五六十里地,校门口有长途汽车可到城里,但在3年求学期间我从未乘坐过,而是走路到好几里地外的码头,坐小船到城里。这一方面是因为坐汽车比坐船要贵两三倍钱,我舍不得多花几毛钱,另一方面也是因我更喜欢多走路。到轮渡码头要走过好几个村庄,可以沿途领略绍兴乡村的风土人情。当时,国家刚开始强制推行计划生育政策,我也是在走路中最早知道这一基本国策的。有一次远足到十几里地外的一个山村,见墙壁上贴着一张令我们既好笑又惊讶的告示,我现在还记得告示的内容:“村民陈某某,又生一儿子,造成无计划生育,罚款一百元。”告示的行文令我们个个乐开了怀,而罚款100元更使我们相互咋舌:快抵得上我们在校一年的生活费了。走路走出了见识。

在师专的最后一个学期,大学生活还没有结束,我就随77级大学毕业生报考了研究生。考完厦门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后,我便离开母校,被分配到老家诸暨的三都中学,边教书边等待厦大的录取通知。虽说离开母校后自己的身份从学生变成了老师,但是走路的习惯却一点没有改变。三都中学在数个村落中间,周围没有青山绿水,但几里地外有一座小山。每天傍晚我便穿过村子,来到山脚下走路。这时没有了昔日的同学,只能独自一人走路了。走着走着,有一天我的跟前忽然冒出一位老人来。他先自我介绍说,他是这里的看山人,就住在山里。接着他说,傍晚几乎没有人会独自到山里来走路,他看我孤身在山里转悠了好几天,不禁感到奇怪。“我以为你有什么事想不开,怕你寻短见,这些天一直悄悄地跟着你。”听了他的话,体会到老人对一个陌生生命的深切关爱,我非常感动。此后,我便与这位章伯伯成了忘年之交,直到老人去世。我也是章伯伯山居里的唯一常客。每次走完路后便在他那里喝喝茶,还不时从他那里拿些散发着泥香的鲜花和果蔬。你看,走路走出了奇遇。

我离开母校快30年了。这30年间我不知走过了多少路,说得夸张一点,足迹已经遍及祖国的大江南北、世界的五洋七洲。但印象最深的,还是母校期间所走过的路,因为那是青春的脚步,它所发出的是青春的足音。

烙印

郭理桥

郭理桥，男，1961年2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84届毕业生，复旦大学硕士研究生，现任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信息中心副主任。发表《中心城市信息化社会架构的基本要素》、《网络环境下的服务型政府建设》等多篇论文。2009年被评为中国信息化30年信息化建设突出贡献人物。



母校是一本书，母校是一首诗。

对母校，常常有一种难以释怀的怀念，甚至是一种固执。

我在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待了8年，3年在中文科读书、5年在中文系工作。后来外出求学、工作，辗转于上海、杭州、宁波和北京，大跨度地从事各种行业职业，如文字编辑、计算机、外经贸、信息化建设，目前在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工作；从一个学生，到教师，到国家公务员，接受了一个又一个陌生领域的考验和挑战。常常有许多人惊讶于我的转型，经常会有人问我，你是学外贸专业出身的吗？你是学信息技术专业出身的吗？你是学建筑专业出身的吗？……面对人们的询问时，我总会回答是绍兴师范专科学校中文专业毕业，于是人们经常会流露出诧异的神情。

人世间有许多无奈，人生道路充满着许多偶然。尤其是人到中年，随着岁月的流逝，风吹雨打，经历得多了，自然而然对许多事情渐渐看淡或者放弃。但对母校，无论是小学、中学，还是大学，总是有着一份牵挂，无论走到哪里，不经意间时时会拨动心中那根感恩的弦。



绍兴师专,对于我始终是一种养分,如同丰盈甘美的母乳;那8年中,朝夕相处的同学、同事、领导身上表现出来的优秀品质,对我来说,始终都是一个受益不尽的源泉,使我快速长大、长高,健康、强壮,智慧和激情之门不断开启。我常常想起我的恩师傅澄超书记、陈祖楠校长,还有许许多多的老师同事,他们身上的那种忠诚、正直、求知、负责任、坚韧、宽厚的优秀品质,已经化为一种因子、元素,深深地根植于我的生命中,更增添了生活的底气、内心的定力和工作的动力。

处在一个迅速转型的时代和异常复杂的社会,人们常常迷失于个人利益,很难把功名利禄看淡,有的人甚至进入一种癫狂而不自知的状态。

正是母校赋予我生活底气、内心定力和工作动力,不断地洗涤着灵魂中的斑点和污渍,使我的内心变得清澈、明亮、丰富而又宽敞,使我面对每一轮崭新的日出都能赢得一个坦然的自我,使我面对所有变化都能从容应对。

我在绍兴师专读书时,最喜欢一首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时暂且克制自己,
相信吧,快乐之日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儿憧憬着未来,
现今总是令人悲哀: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得可爱。

——(俄国)普希金

相信母校会更好,相信母校的师生们会更好,相信我们的未来会更好!
祝愿母校的老师健康开心! 祝愿我的恩师们长寿幸福!

从宋六陵到兰亭

沈 伟

沈伟,男,1965年12月出生,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化学85届毕业生。现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团成员,浙江省书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绍兴市文联副主席(兼),绍兴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绍兴文理学院兰亭书法艺术学院副院长。



足印需要回望和凝思时才会渐渐显出一些轮廓。

校龄百年,我在其间也学习、工作、生活了近30年,时间让我有了在校庆时感慨的可能。对个人来说,到了中年,常会在“活着活着就老了”的愁绪中越发显得沉重,可母校不一样,那是在有绪的积聚中恍然成就了品牌,让人仰慕,让人期望……

我在文理学院的日子很平常,尽管由求学时的绍兴师范专科学校化学科到现在供职的文理学院兰亭书法学院,专业性质完全不同;岗位也时有变动,师专教务处书法教研组、高专管理学、文理学院美术学……但都没有逃出绍兴文理学院的如来之掌,依稀中是命运刹那间的注定。

照例光说攒宫求学时的履痕,1982年的秋天,尚未懂得青春烂漫的我走进了绍兴南部山区宋六陵的师专校园,脚步是轻盈的,大部分时间穿着解放鞋,很踏实,也很适便,偶尔买上一双廉价的皮鞋,稍许的不自在很快也就变得服从——那是跟着老师和学长的足印,那是我们同学一起跟着老师们的足印!虽然山区的路面难免起伏,但正像所有林间的漫步都附着某